海 的 那 边

□晏 华

日前，闲来无事，在家看电视星光大道节目，歌手云飞忘情地将一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演绎得酣畅淋漓、精彩纷呈，让听众在情感深处有一种被击中感，如痴如醉地随着旋律的变化而心潮起伏、激情四溢。当我也一同陶醉时，头脑中忽然有一道亮光闪过：这是席慕蓉笔下的乡愁！家人不信，一位女子何来如此宽广的胸怀、磅礴的气势？立刻查，果然，词作者就是席慕蓉。这首歌重新勾起了我记忆深处有关台湾的点点滴滴。

儿时对台湾的了解主要靠教科书和《中国地图》，多为概念性的，只知道台湾是祖国的宝岛，那里有阿里山和日月潭。

大学时，读过席慕蓉的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作者把青春的伤感、无根的哀怨、背井离乡的蒙古族父母对家乡草原的揪心思念等描写得千回百转、愁肠百结，那种透入骨髓的乡愁，曾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我。曾几何时，我也像痴迷泰戈尔的诗一样痴迷过席慕蓉的诗，探寻她的成长背景，熟悉她的诗词风格。正是当年的那点底子，虽然时隔二十多年，凭直觉我仍能一下子判断出云飞演唱的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她。

后来，陆续读过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雨季不再来》、《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等，感到很新奇（当时，大陆很闭塞，基本上见不到这种奇特经历的人，即便有，也极少能将经历写成书并出版的）。三毛的书为我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一片新天地，这些书激发了我对三毛及台湾浓厚的兴趣。三毛是一个谜，一个综合了吉普赛人风格与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行为方式的人，她为了追求身心的统一，追求人生的真善美，一任寻常的生命既小桥流水、浅吟低唱，又波澜壮阔、起伏跌宕！是什么样的土壤、环境能养育出这么率性的奇女子？她有怎样的成长背景？我想到海的那边、到台湾去看看。

再后来，读到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文章《我喜欢》。文笔质朴、清新，但质朴中流淌出的欢欣、喜悦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感到心中很温暖。在陆续读了她的《我交给你一个孩子》等散文后，有种美好的情感充盈在心间，只是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词语来描述。几年前看到董桥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解释“温润”，“比如春天到了，你带已然在家里关了几个月的孩子们到公园去，叫他们随意奔跑、追逐。当他们回到你的身边时，你看他们的脸，所谓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看它很透很软，你不敢摸它，怕是一摸就会触破了；但若是真的摸了，它还是很硬呢。”找到了，就是它，张晓风文章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温润。欣赏此等美文，既让我感到很受用，又平添些许疑惑，台湾到底有怎样的人文环境？又是海的那边、又是台湾，再一次吸引了我探寻的目光。

又后来，看到龙应台的《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我明白了生长、生活在台湾的她们的确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成长背景。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原因造成了台湾的文化氛围，传统文化在台湾始终没有中断，国学教育一直在延续，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礼、义、廉、耻在学校教学中从未出现断层。

前不久，我又读到了齐邦媛的《巨流河》。这本书，让我对台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那些年，意识形态里的拉锯战也曾出现在台湾，台湾也搞教科书审查。因为有一大批像齐邦媛那样的学者的坚持，才成功编订了不以政治挂帅、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今天，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当年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也多不了了之。台湾中学师生能够一直使用到一套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真的应该感谢齐邦媛等一批人士的坚守，是他们在最晦暗的时刻也不忘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是他们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才有了中华文明在台湾的传承，进而才有了台湾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当然，促进文学创作在台湾蓬勃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则是报纸副刊与文学性杂志的竞争，它们对文学作品需求不仅量大，质的水准也日益提高，经年累积，成果自是可观。

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是否有魅力，不仅要有高楼大厦、通衢大道，还需要有文化气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它给予我们的不光有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和文明的素养，还有诗意的栖居与生活。世人因黑格尔认识了德国，因莎士比亚记住了英国，因托尔斯泰了解了俄国；我因席慕蓉、三毛、齐邦媛等作家了解了台湾，阅读她们的作品，体验她们的人生，感悟她们的思考，这种感觉是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奇特，又如此让人难以割舍。真想到海的那边、到台湾去看看。

养 壶

□徐学平

养壶之说，我是无意间从一位爱好收藏的朋友那儿听说的。

壶的保养一般通称为养壶，养壶的目的是使其更能够涵香纳味，并使壶能焕发出本身浑朴的光泽。一把新壶从开始泡第一泡茶的时候就开始和你结缘了，你就要细心的呵护它。新壶显现的光泽往往都较为暗沉，然而紫砂天生具有吸水性，倘若任其吮吸壶内的茶液，时间久了，便能使壶色光泽古润。如果养壶的方式得当就能养出其晶莹剔透、珠圆玉润的最佳艺术效果。

想养好壶，首先要尽量选择质地上乘的紫砂壶，那些低劣、残缺之壶养得再好，终究也是残缺。养壶还有外养与内养之说，只有内修外养，兼收并蓄，才能养出好壶。外养就是要勤泡茶、勤擦拭。泡茶时，壶的温度较高，壶壁上的细孔会略微扩张，此时要用细纱布擦拭氤氲的水汽，让茶油顺热吸附于壶壁之中，久而久之，壶壁就逐渐生辉了。内养的关键是一壶不事二茶，因为紫砂壶有特殊的气孔结构，善于吸收茶汤，一把不事二茶的茶壶冲泡出来的茶汤，才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茶来，否则，相互混杂，几无个性可言，养出来的壶品性也不见得高雅。

养壶最好用好茶，这样养得快；用一般茶养也可以，只是养的时间要长一些罢了。如果壶暂时不用，亦应将壶用清水洗净，壶身内外擦干，使其不积湿气，贮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养壶是心急不得的，不然的话就会事倍功半，反而不得其所。养壶的每个细节都要细心，但每个细节也都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至少要有了这样的感觉，才算是明白了养壶的真正意义。

总之，紫砂壶的收藏者是决不会把形态各异的壶囚放在橱架上的，真正爱惜茶壶的人，会定时地将他在不同时期收获的壶儿们挨着个儿去沏茶——以精心挑选有不同香味的茶叶，配合不同温度的水，去养壶之色泽，养壶之香气。那茶水，常常是倒掉不喝的。养壶人的壶不是盛茶用的，他们偏要反过来，以茶去养壶的性情。我想，收藏茶壶到了养壶的境地，除了要有钱，还得要有闲；除了要有闲，更得要有心。如此长年养壶，养到后来，怕已分不清养的是壶的气质，还是自己的气度了。

如此说来，养壶倒应该是一种心情的名字了，养壶也便是养气质，洗壶也便是洗性情。我不养壶，也尚无养壶的种种条件。然而，我常常想，我们又何尝不能用养壶的心情让自己去学壶之“有容”而又不急于“盛满”，以岁月为茶，去涵纳岁月，也让岁月蕴养自己呢？这样，到最后，当岁月流逝如倒掉的茶，我仍如壶，有着茶也带不走的温香。

淮河两岸（组诗）

杨帮立

渡船

摆来南岸的春风
我们以柳的姿态
等的待

我们 曾经
梦想去淮南
来来回回
船总没靠岸

总能等到
船靠岸的那一刹那
哪怕那已是秋天
就让鬓角的白发
点亮整个淮南

在河里游玩

划船追呀
落日渐渐入眠
只能剪一段金波
系在你发间

月亮

今晚的月亮
陡然浑圆
在春天的河面
扬帆

左看右看
月亮有了缺憾

原来少了嫦娥
她已下凡
正陪着我痴痴的琢磨
月亮哪点不美
哪一点不圆

远航

完全可以拒绝跳板
随船远航

或向上
抵达儿子的梦乡
或向下
抵达母亲的炊烟

或者不选择方向
到没有预期的地方
领着别人的孩子
在船舷上玩耍
扶着他人的孕妇上岸

春天的淮河
就是唐朝的那条春江
有花有月的夜晚
因为有了人
拒绝手机
拒绝思念

博物馆

可以去一下博物馆
触摸一条古船的温度
在三千年前
或更久
它在古淮河上
以一截木头存在
搏击

转过身来
有一只春天的斑鸠
立在你温软的手指上
鸣叫

多年以后
当我们变成文物
除了诗歌
一切都与博物馆
无关

金波

两根毛竹
搭成一副完美的跳板
这头是岸
那头是船
和船票无关
那火红的落日

亲，你看见了吗

□胡明桥

亲，你看见了吗？
清明时节，仿佛大地
在三月，骤然苏醒了过来——
梨花，绽放了那曼妙的笑容
绿柳，跳起了那柔美的舞蹈
蘑菇，撑开了那醉人的花伞
青竹，伸出了那茁壮的嫩芽
风筝，挤满了那蓝蓝的天空……

亲，你看见了吗？
清明时节，那些
敲打窗棂的、美丽的喜雨
轻轻地踩踏着诗意渐浓的节奏
伴随着窗前潺潺绵绵的嘀嗒声
业已悄然降临人间
亲，你看见了吗？

清明时节，那些
曾在心里折叠了许久的故事
都如同银铃儿一样
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并随着
跃跃而动种子，在三月竞相发芽

哦，花儿般芬芳、轻丝般柔顺
又使人极其愉悦、爽快的三月雨啊
她悄然淅沥而临，如同琼瑶美酒般
那特有的新爽、醇和与协调
陶醉了多少正直花期的少男少女！

——亲，你看见了吗？

春满茶园

赵雪峰 摄

乡 间 瓦

□潘纤云

瓦是属于乡间的，是一种朴素的怀旧。

邹汉明在《江南词典》里写道：“瓦的黑眉毛，配合着白粉墙那张光泽细腻的脸，就显现着一种古老的朴素”。想来，瓦是房屋的眉毛，那木格窗该是它清亮的眼神，人立在檐下看瓦，恰似村姑脸上弯弯素眉。瓦偶尔打量辽远的天空，天空是寂寞的，只有飞鸟是灵动的插图。天空得闲时，瓦就是它眼中翻开的书页。

青灰的屋瓦，顺着房顶层层叠放，有鱼鳞那样整齐的壮美。天空细细翻阅，阳光游移过来，投下白云的暗影；风吹下楝树青涩的果子；夜色中黑猫轻脚跳过瓦沟；瓦缝里摇摆着颤巍巍的瓦楞花……瓦有着最简洁的诗意，水墨洇染的乡村古雅。

落雨的时候，瓦与雨一起弹奏，雨顺瓦流，这个乐队配合默契。滴答——滴答，疏密有致，韵律比茅屋的雨声更为饱满清亮。泠泠细流滑过常青藤的叶子，小雨拍打着水花。檐下的一口青缸承接起天上的雨水，缸壁苔痕暗生，映着天空粼粼流光。雨季里，可以长日在瓦檐下听雨，读书喝茶，仰看瓦在屋顶书写独特诗行。

一春梦雨常飘瓦。杏树上，粉白花瓣湿漉漉地开了，农人没有这样的闲情，无暇去打量。村前村后布谷鸟在叫，他们穿蓑衣去田畈耕忙。晚归，瓦下土墙挂着厚重的蓑衣，滴下一滩水迹。昏黄的灯光透出窗格，屋内，男人咂嘴抿老酒，女人纳鞋底，不时用针在乌发上擦一下，长长白棉线划出优美弧度。瓦安静地注视他们，瓦屋下的生活温暖又平实。

瓦在乡村安静地坚守着，没有高楼的乡村，屋顶是最高的眺望。它看到孩子长成了少女，偶尔她从梯子攀上屋顶，眺望远方，默想属于她的小心事。风吹起她淡蓝的长裙，有瓦做背景，定格下来，是青春小说中的忧郁段落。那文字气息，该有着冬日银碗盛雪的净美。

我认同这样的话，天上的雪，原是为了瓦在地上千年的等待应约而来的。预期而至的一场雪，无声柔软地紧拥它，让瓦有了温暖与抚慰。瓦与雪，黑白简约，瓦是黑瓦，雪是白雪，衬着门上张贴的大红对联，明媚娟秀，是凝固的乡情画卷，比我想象中的瓦蓝色更澄净。这样的景致，最宜江南，最宜在吴冠中和陈逸飞的画里。

在 路 上

□王炳会

在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事情，只不过有的会带来深深的伤痛，有的会让人感到难抑的惊喜。

在路上，每个人都会结识或多或少的旅伴，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自始至终的与你结伴同行。一段路上是这些人，另一段路上是那些人。虽然没有一人会始终陪伴，会给我们的这段旅程带来些许的遗憾，但在每段旅程中我们都能拥有新的无法替代的爱抚与陪伴。给我们这些的是我们旅程中占据着非常特殊地位的人，他们一个个、一双双、一群群地接踵而来，使我们不会感到孤单。

在路上，有些人与你仅仅是短暂的相伴，也有些会在一起走很久很长。有些人与你同行可能给你的只有悲伤，但你不要悲伤，还有些人则永远准备着为你带来欢笑。

在路上，有些悄然离去的人，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以至于我们因之而遗憾良久。有些最为亲密的旅伴，竟然与自己分道扬镳，让我们伤心悔恨。但这些并不能沮丧我们的神情，因为在可能在你没有觉察的地方，有个能给你带来幸福的人正在与你相伴。

在路上，有许多挑战、梦想、幻觉、等待和别离。正是有着这么许多，我们的路程才会变得丰富而多姿。只有着甜美滋味，味觉就会变得麻木而单调。

在路上，有许多疑问我们并不需要答案。旅伴的离开不应让我们去孜孜以求其中的原因，我们应当做的是祝福与挥手，即使那个旅伴与你最为亲密无间。

人从一出生便踏上自己的路，在自己的路上会不期而遇到许多的人与自己相伴，是爱将有我们的生命道路相连。为了这份爱，我们应在自己的路上安稳平静使自己的路程富有意义，将爱传播给身边所有的旅伴。

三 句 箴 言

□郑传省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幼年失怙，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因而目不识丁。幸亏，“生活是本无字书”，他也从生活中汲取了一些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父亲有事没在家，母亲睡在牛屋里看牛。半夜里，可恶的贼把牛屋的后墙掏出一个大洞，把牛偷走了。母亲劳累了一天，睡得很熟。天亮后，才发现牛已被偷走。那时，牛是农家的半边天，耕地打场都指望着它。这下“半边天”塌了，母亲因此自责得吃不下饭，父亲不但没责怪她一句，反而微微一笑安慰她说：“不要气，大风刮走鸭蛋壳，财帛去了人安乐。”

后来，父亲借笔钱又买了一头小牛，几年后省吃俭用终把这笔钱还上。

曾经，我家和二叔家共住一处老宅子。后来分家时，按理说应该一人一半，但二叔蛮不讲理地霸占去了大半。父亲也不和他争，只是由着他闹。母亲责怪父亲窝囊，父亲淡淡一笑开导她说：“不要争，争名夺利是枉然，临死两手攥空拳。”

过了几年，二叔因为和他儿媳妇争一点儿菜地，结果气得脑溢血，匆匆离世。

那年，父亲从集市上买回一棵核桃树栽在院子里，栽好之后摸着我的脑袋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栽上就卖钱。这棵核桃树，估计过不几年，就能结出一些核桃给你吃。”可是，我在树下眼巴巴盼望了整整10年，却仍然一个核桃也没结。听人说，核桃树有公母之分，母的结果，公的不结果。年年失望惹得我一肚子怒火，我拿着一把锯子对父亲说：“这棵核桃树别是公的吧？还不如锯掉算了！”父亲拿下我手中的锯子，呵呵一笑阻止我说：“不要急，天地从容，万物从容。”

我只好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年，它终于结出许多青青圆圆的核桃。秋天，核桃成熟了，敲破果壳，吃着香香的核桃仁，我想父亲的话是对的。天地从容，万物从容，人也要从容。

如今，闲暇时，我爱细细品味父亲的这三句箴言。“不要气”，他教我做一个豁达乐观的人；“不要争”，他教我做一个宽容厚道的人；“不要急”，他教我做一个镇定从容的人。这三句箴言，虽然简短，却意义深远，每一次品味都促我反躬自省，令让我受益匪浅。

观 音 豆 腐

□赵曾友

曾几何时，豆腐一直是国人心目中最是念念不忘的家庭美食。三十年前的乡下人家，倘若是有谁家孩子拿了瓷碗去了街沟子捡回来三几块方方正正的水豆腐，见了的人们无疑都会说，啊呀你家来客了吧！老家垮子的东北角，就有一家世代打磨豆腐的老张家，祖上的好几辈人烟，都被人称作张豆腐。最早的张豆腐的磨坊里面，除了最常食用的水豆腐外，确实还有一些其他制品的豆腐，比如观音豆腐和橡子豆腐。

橡子豆腐比较好做，原料就是深秋时候漫山遍野的栎树枝上结下的橡籽仁，不论是谁家的山地，谁都可以上了山去采摘了回来，去掉壳儿，留下仁儿，石臼子里面研成细粉子，熬煮一番点上卤水，同样可以做成豆腐块的小模样。只是这样的豆腐块儿，颜色上是紫紫的酱色，口感上有一些涩。相比之下，观音豆腐却是一些翡翠般的美颜色，小瓷勺子挑起一块，混混沌沌的结晶体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众人的一副眉眼就都痴迷了。

老家北头美女姜家的霞姑最是会做这样的观音豆腐。那回是村集体的劳力们全部都在屋后山的小冲子里面插秧苗，阴阴湿湿的闷热天气，且似水田上方的一沟山泉总是呱呱噪噪地流淌不断，于是就有人想躲一些滑，暂时歇一歇。然而那人挺起脊背向着一边瞧去时，忽然惊呼，丫地，观音豆腐呢！人们一起仰头，果真的，就是在大秧田的东面山坡上，齐刷刷地生长着一大片的观音树柯子，树柯上面的翠绿的细叶子，纷纷杂杂的一片美丽的亮色，正是适合制作观音豆腐的那一种。又有人开始喊，霞妮子呢，霞妮子呢，快去打制一盆吧。

霞姑听见人们叫她，就爬上水田的高岸，先回家取了瓷盆，顺便带来一些厨屋里面草木灰的余烬。一大片的观音树的碎叶子可以随手抓，恍然一大盆子的时候，就在先前的三叠泉那里一片一片的搓洗干净。开始制作的时候，先抖除一下树叶子上面多余的水分，看看适中了，霞姑就开始一把一把地搓揉起来。如同洗衣，衣物上的肥皂泡泡开始不断溢出的时候，观音树叶子也禁不住太多的搓搓揉揉，一些墨绿色的汁水就不断地从霞姑的指缝里面漫溢而出。越发搓揉，墨绿的液体越发上溢，等到先前的碎树叶子全部都是丝网一般的叶络时，提取浆液的第一道工序顺利完成。

霞姑在如此制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围挤在身边眼巴巴地看。霞姑似乎很乐于这样做，虽然她的眉眼上方也有一些浅浅的汗珠子，但是霞姑总是笑。捞去碎叶残渣，看看盆子里面绿色的汁液渐渐清爽，霞姑又将先前带过来的草木灰的余烬用粗布手巾包裹了，浸在一边的水沟里面，挤出一些混浊的灰水来，却全部滴在刚才的瓷盆子里面。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刚才还是摇摇晃晃的一盆混沌的绿水，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地收拢起来，均匀细致的绿翡翠的观音豆腐，就是这样产生的。

男劳力们率先赶上岸，各自剜取一块，嘻嘻哈哈地品尝一番都说这是很好的口味儿；一边看着的小娃子终于忍不住了，也开始触触摸摸地分得一二；最后呢，才是仍在劳作中的老婆子和小媳妇们，看着盆子里面的所剩无多，选择一些可以入口的，咂摸咂摸嘴巴，回头就去干活。很多年之后，我在怀念观音豆腐的时候才陡然发现，这一副小小的场景里面，居然包含着人类社会那些最最原始的生存法则。

霞姑还未收捡碗筷的时候，忽然留守在家的高龄老祖母踮着一副小金莲赶来了，急急吼吼地说霞妮子你快回家去吧，长竹园那里来人了呢，你家大姑姑来了……众人听了，恍然一阵笑。原是那长竹园的，却是霞姑的父母亲最近刚刚相中的一户好人家；那所谓的大姑姑，竟是霞姑不久之后的老婆婆呢！霞姑听了，恍然一副漫天的云霞，一起堆积在两腮上。

霞姑很快就出嫁了，从第一次登门看家到定下日子到走出闺阁，前后只是两个月的短时间。吹鼓手们排起长阵，抬嫁妆的扛起家什，牵娘子们扯起霞姑的衣襟子向着垮子口的老柳树走去的时候，不仅是霞姑哭哭啼啼的，霞姑的老母亲、我那有着一个男性名号的五表奶，也独自躲在家门前的老枣树下抹眼泪。那一株枣子树高高大大的，每年都是一树闪闪烁烁的红枣子，霞姑胆子大，能够爬到枣子树的最上端，敲敲打打的就是满竹筐。

霞姑出嫁之后很少回来娘家，因是从打船店子去长竹园子，三十余里的路程，步行一次需要整半天的时间。霞姑出嫁之后我们就没有吃过观音豆腐，因是满山坡的观音树叶子等呀等的总是等不到归家来的霞姑。张豆腐家的第五代传人小张豆腐原本也会做观音豆腐，只是霞姑远嫁之后小张豆腐的心情忽然很不好，就彻彻底底地不做那样伤心眼子的小豆腐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霞姑会做观音豆腐，是小张豆腐一手教会的。霞姑与小张豆腐都是我们一个垮子的小玩伴儿，两个人的出生年月相同，只是日期不同。两人小的时候，玩过很多次的过家家。